郎，你为何不回家呢？

; J+ q2 k+ A. z9 Z& a

“氓之蚩蚩，抱布贸丝。”

. C: d9 n1 B\* u+ b

当初那个看起来憨厚的小伙，为何如今变成了这个样子？

2 J) d4 y; \_6 i4 b6 F; Y

“于嗟鸠兮，无食桑葚！”

4 G0 Y/ {( r$ h/ ~6 [5 x

那只该死的斑鸠又来了，就落在树上，盯着妾咕叽乱叫。

就是那只鸟，妾认得它。

妾知道那只是一只鸟而已，伤害不到妾，它只能在树上吃点桑葚罢了。

6 ~8 t7 v1 c+ P+ i3 d: H0 ^

- r  \" f\* i7 T  S  G! U. b

但是妾还是害怕。

所以，郎，你为何都不回家呢？明明有了妾，为什么却不回家呢？

外面的女人真的有那么好吗？

0 \_\* ?- S& k1 W& W( v' I% N

“于嗟女兮，无与士耽！”

郎啊，妾想你了，一想到你那温暖的怀抱此时正抱着其他女人，妾就嫉妒得浑身发抖。

1 b" Q& X& Y! \8 ?7 S! h

\* u" G8 C; o2 u# `% p

“自我徂尔，三岁食贫。”

! L0 m2 T( w# f! n

妾什么都不想要，只希望能够多陪伴在郎的身边，但是郎啊，为什么妾身连这么简单的愿望，都不能够实现呢？

2 [. E6 q3 J% W- y# S3 g& t7 [; ]

( O6 j5 ?0 X; p6 w5 @/ H. d

“昼夜勤作息，伶俜萦苦辛”

\* \_. k+ D9 C2 B/ O8 \- B& }

0 p5 Y6 K/ b6 g5 U5 d4 P  U3 W

纺织！纺织！拼命的纺织！织梭光景去如飞。兰房夜永愁无寐！

/ V7 c\* \_9 W+ k, P- y: Z5 v

妾要的是水一样滑腻，烟一样轻软，云一样飘逸，是要比女子的肌肤还要光滑温热的，郎君能够喜欢的绸缎！

" M8 x\* Z9 j\* e' N" f6 ^0 c! i% k

“不见复关，泣涕涟涟。”

& O: S+ S5 Q$ y6 V, q. V

郎，你知道妾多么期盼这你的归来吗？妾继续着手上的工作，目光游离在这个浮华的街市，寻觅着郎的身影。

- G6 Y3 Y; Y2 v+ S0 \_, b' p

从街那头过来的每一个人，都有可能是郎，那一个个的人影，便是一份份沉甸甸的希望，压在妾的心头。

, A! W+ [+ h' S" o: h- n; W8 f

9 C: {% s1 U' n$ f5 ^1 r, H  j0 a

妾一定要在郎君归来的第一时间，就看到郎的身影。

& t) R7 x; l- U4 q+ r

! P0 R# ~6 o) ]9 a. E5 L0 y

但是，他们都不是郎呢。

; |% |1 |& D  }% i- t& ]  z

“女也不爽，士贰其行。”

那个人，是郎吧。郎的气色，还是那么好。

! L# P\* R: R, K

6 H4 s% ~8 \: o( q

但是，郎身边的那个女人是谁呢？郎君，她是谁呢？

% t5 ]5 u, \) f. G- W4 I

那个和你相互依偎着从桥边走过的，那个胸前高挺，拥有着高挑身段，温婉气质的女人，她到底是谁？

原来你喜欢的是这样的女人吗？

1 M/ w5 b) a3 G5 p

怪不得根本都不回家了呢。

“夙兴夜寐，靡有朝矣。”

. B! t0 F( O! g2 S8 M  E5 l

缫丝！缫丝！拼命的缫丝！纤纤玉手住无时，淇水濯尽春波媚。

# ]5 ?  e  W8 H& n

素白的蚕丝从指尖穿过，就被染得鲜红。

+ x1 N: D& f+ x3 s& d

妾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明明是做了无数遍的工作，却还是出错。

若是郎还在妾身边的话，一定会温柔地捧着妾的手，把妾受伤的手指含在嘴里吧？

0 ]" V# q3 @+ Q3 x! H9 I5 }

然后抚着妾的头发，心疼地责怪妾的粗心大意，再一把夺过妾手里的丝钩，不许妾再这么拼命的干活。

果然是郎哩，那份贴心和熨帖，总能让妾心里暖呼呼的。

妾肯定会感动地靠在郎的怀里，静静的感受郎身上的温热。

4 f5 \_' X7 E( ?' f! L1 W' m

郎，也一定紧紧地搂着妾，让那柔软紧贴着郎的胸前吧。

8 x: f5 }  ?+ \# N

, T" v. Y+ i0 @5 w+ u$ f

郎一定对妾修长柔软的身姿，相当满意吧？一定会对妾那高挺的胸部，爱不释手吧？

7 b' o4 j8 J7 V% T+ W

妾今天，可是穿上了郎最喜欢的那件肚兜呢。

1 F# d, Y  \1 u. w7 e$ `; j

但是啊，郎，你为什么都不回家呢？

! ~9 v7 a: f% e) w\* x+ B4 Z

妾不小心弄出来的伤口越来越大了，喷溅的鲜血弄得满屋子都是。

这样子怎么行呢？可是妾还得缫丝，根本没时间打扫啊。

' `' n\* t" B# w7 k- q7 @

缫丝！缫丝！拼命的缫丝！

; o2 L) Q% V\* ?5 u5 d

“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。”

8 r4 O' i; z- X' j' n\* g

咕咕~咕～咕咕咕，咕～

那该死的斑鸠！又在树上叫个不停！

都说鸠占鹊巢，郎既不回家，妾又能怎么办呢？

妾既不是鹊，巢中又满是鲜血，这样的巢，你也想要占吗？

2 l, G7 p4 \5 L

; ^" v1 @5 R% V- j) d" g8 z7 N

还是说，你，盯着妾看，只是想要将妾一口吞下呢？

6 c) x4 Q4 W6 \_7 h; T

你既吞不下妾，只盯着妾，又能如何呢？

8 A- i5 v  U4 V) T9 Q7 W7 f& g; x

\* m9 y/ g2 [1 t2 ]; z( i7 v

眼珠子吃不吃？妾给你一颗眼珠子，新鲜着，还带着温热哩。

另一颗？另一颗妾还有用，若给了你，岂不变成瞎子？

行行行，反正也不是妾自己的，给你了便是。

\* M" V& b" F+ ]: |, H% s

你既吃了眼珠子，便速速离去，若再来，妾一定要把你打下来，煮成斑鸠汤，给郎补补身子。

  f' \/ m. J% ~7 j/ g\* l; ?

2 c. Y: A# m1 A; `5 p) q2 m  k

“既见复关，载笑载言。”

3 Q" c3 o6 T: {& f: S# G4 Q

' R4 i3 [- S: [

那个人，是郎吧，郎，你为何憔悴了呢？

& [7 l  W/ l& I9 x/ Z! i) x; P

是因为听到了妾之前的话吗？妾最害怕那斑鸠了，又如何能真的将其打下来给郎补身子呢？

9 B) a& b, Y8 R! {

+ b  S0 h1 K3 O

还有，郎怀中的那个同样憔悴的年轻女子又是谁呢？郎君，她是谁呢？

, n4 }( k\* N9 z6 V8 |

. w# s& z, z9 |, g; Z

那个被你搂在怀里，即使你也憔悴亦要安慰着的，那个面容娇美，拥有着清纯气质，惹人怜惜的年轻女子，她到底是谁？

# z0 t- p7 |9 m, }- n

: p0 ]6 O; R+ N

是玩腻了之前那个身段很好的女人，又想要换换口味吗？就像玩腻了妾一样？

3 A# [: \_7 C' X0 p# A$ E4 c0 R$ `( y

也对哩，这样年轻的惹人怜惜的女子，就连妾都嫉妒不起来，恨不得将其眉头抹平，再看看她巧笑嫣然的样子啊。

' W: h2 S6 e\* b: {: @

郎，怪不得你根本都不回家了呢。

“鸡鸣入机织，夜夜不得息。”

织作！织作！拼命的织作！月明人静漏声稀，千丝万缕相萦系！

\* d" Z0 }$ p! }$ L/ A1 N- K$ F

5 |% o0 W\* d) I  K\* q

经线搭在纬线上，为何就变得鲜红？

6 t/ X9 g4 M$ z3 u\* s" \

是因为旧伤上面，又增添了新痕？

6 ?+ L; R5 l; C# N6 Z. ~

地上的河，是否可以装得下天上的河？

8 S: s% V3 [0 e0 f! h

2 }6 z  v) \_6 S# }, @  H\* v

即便汪洋如海，也盛不起迢迢天河吧？

0 s( S$ V  ?  @  ]  `( |1 m

郎君啊，你怀中新人，又是否真能哼得出故人的歌？

\* e5 X6 }, s3 m' f! Y

+ y/ K5 p& c& m! A+ R2 U6 l

新人的脸，若是长在了故人头上，自然便可唱出故人的歌。

5 y# G3 {7 l! E6 W  C4 D

鲜血直流中，妾将那张惹人怜惜的清纯脸庞，按在了自己脸上。

2 j# r, M\* [6 q) c( R

画皮下容貌，分外妖娆，镜中的你，果真笑靥如花。

0 l/ q6 r3 G' I( a8 v7 A% q

\* H: \4 z( i  z8 h4 h

如此，郎君啊，你一定会喜欢吧？

; V5 j4 m: `6 {$ K) p; f2 A

若是郎还在妾身边的话，一定会温柔地捧着妾的脸颊，把妾的小巧樱唇，轻轻地含在嘴里吧？

\* |1 D+ V\* k. D

那蛇颈交缠的画面，妾犹在心中。

; j) A' C% F/ e$ T

那舌尖轻触的感觉，妾可以想象。

1 \& S& U/ u2 k  Q

但是啊，郎，你为什么都不回家呢？

\* d' h) @/ u) u$ O9 ^. b

0 n' T3 h8 u6 f. G% o- o% S0 o" E& D

家中已经如此不堪，腐败的气味让人作呕。

5 k6 r1 H( l: \% M: [& K) X2 Q7 k2 t

这样子怎么行呢？但是妾还得织作，根本没时间打扫啊。

1 J$ U( c5 U& [: d

织作！织作！拼命的织作！

( r4 c  Z! `" v\* \

“乘彼垝垣，以望复关。”

, ~% r3 \( N4 j! d& ^

那个人，是郎吧。你为何消瘦至此？

/ R% f# b' j/ V9 S6 G: K

是那些女人，将你的身体掏空了吗？

$ B! N8 E& y: M$ f2 v; j5 J7 x

即便如此，郎啊，你还是不知收敛。你身边的那个女孩又是谁呢？郎君，她是谁呢？

6 v- N/ V4 o& k\* ]( D) s2 E( r1 p; L

那个缩在你怀里不断哭泣着的，那个长发乌黑柔顺，拥有着白皙皮肤的，如未熟的桑葚般青涩的女孩，她到底是谁？

郎君，为何，一个人的心，可以变得如此之快呢？

' }9 a. ^" ~\* ^/ L! C3 y- D

; q5 o+ h" J' U( K0 J2 ~  n

呵，负心多是读书人。

不过，也怪不得郎君会如此，谁叫这些女人非要去勾引郎君呢？一个个的长得又漂亮，扑到怀里又是哭又是笑的，若妾是郎君，也定然把持不住吧。

% h\* G. `1 k) C# T' j6 i

怪不得郎君根本都不回家了呢。

- f, D' w2 F+ C9 ^) S% u0 o

$ A' v2 C7 Q) ?; M

“三岁为妇，靡室劳矣。”

  }9 H1 V; O1 f: C

刺绣！刺绣！拼命的刺绣！芳心密与巧心期，合欢树上枝连理！

乌丝和白线，竟也能绣出鲜红的花朵。

: G4 N) E  p+ e9 e3 s

. {5 t5 U  V0 h- o- M9 [6 `8 O  A

这鲜红，恰如妾的花心，娇艳欲滴，只需郎一人便可将其填满，芳心唯系于君一身而已。

  `( B0 M1 I" G

# l; p# @% H+ f9 a' b

这鲜红，亦似郎的花心，欲壑难填，多少女人都不能让其满足，巧心却可讨所有芳心喜悦。

洗去那鲜红，临水再照花，这青丝如瀑，垂落胸前。

4 i/ K& n' o  v

如此，郎君啊，你一定会喜欢的吧？

\* ?- Y7 i$ L  d, u8 k: ?

都说青丝为情丝，这情丝困己亦锁人，能否系住郎的花心巧心？

; D9 [) r( O0 I0 G" s; ]5 D

/ Q6 O. a. \  [. U+ t( @

若是郎还在妾身边的话，是否会将鼻子凑到妾的脖颈之间，细嗅妾头发上皂角的芬芳？

5 Z  r3 m; C5 q" K\* {

& M  t7 ]7 w2 R' I( @8 y

同眠的梦中，妾是否会被郎压到头发刺痛而醒？

; g% K# v: c\* K$ S  f

2 k/ Y& y2 D\* G\* a# U9 U8 n3 O

与君同赏朝阳时，郎是否会温柔地将妾被风吹乱的发丝理到耳后？

" ?) J  l" `3 W9 m7 H1 D! j

, V3 w/ y# G$ |1 E. I2 y

所以啊，郎，你为什么都不回家呢？

( `# g+ c$ ~+ j\* y& F8 q% M

家中已经如此残破，满屋的苍蝇和蛆虫让人睡不着觉。

. p8 Q6 k: h9 z5 t. k) ?# a8 H

这样子怎么行呢？但是妾还得刺绣，根本没时间打扫啊。

, W2 {1 C\* `6 O4 h, Y

3 s' L+ g; @$ b3 i% \_9 i

刺绣！刺绣！拼命的刺绣！

; `8 }6 x3 X3 f. h$ s3 r. U: c

“桑之落矣，其黄而陨。”

, q  v, h# E# W% d) C, {

! A\* r% `0 b# l" Y

是妾吃得太狠？还是这树本就大限将至？

" y  r- \_) J: j% N. {' H

为何那硕大的一棵树，亦是说死就死？

为何这盛夏的日子，却比冬日还要寒冷？

为何这繁华的街市，竟不再有一个人影？

) f+ m0 Z5 J( T( q+ n1 w( f( R

为何那河边的大桥，反而断成了两截？

为何妾明明已经把家中打扫干净了，而郎却还不回家？

$ `" X) t1 s  y# L

“既然郎不回来。。。”

! J) S8 z" o4 h8 f% c+ K. G8 s

) N6 A7 q, W, v! @# ?

妾顺手把那该死的斑鸠捏死，提在手中。

$ S: k! C\* Z5 n: P, k9 a: j# a

“。。。那妾就只能自己去看你了！”

' a; e3 f# T0 h: a3 v6 m+ B

高挑身段，挺拔的胸部，娇美的面容，白皙的皮肤，柔顺的长发，再加上，妾独特的气质，怎么样？郎，你会喜欢吗？

& D9 Q  i& a8 @# \

“以尔车来，以我贿迁”

! Q6 P9 O: i% r4 \% ]

郎啊，你为何躲在角落？你又为何虚弱至此？像是随时要掉气一般？

7 l0 t' J1 G- z0 D: i6 T; L2 l; v

幸好，妾早有准备，这斑鸠炖汤，定能把郎救回来的。

你抱着那三个牌位是什么意思？ 爱妻之位、爱女之位。。。

1 m+ a, T4 T6 y

郎，妾的身体，妾的脸颊，妾的头发，难道还比不上三个牌位不成？

6 A; |/ c. k1 {% F2 ?; M+ S" c

来，抱着妾，把那几个没用的木头丢了。

( R' N. w- A) m! M. [1 h1 w: l

随便摸，随便亲哦，是不是还是熟悉的感觉？

, D+ U4 L1 i$ k9 W/ G6 t

/ m% Q7 O; f: p. ~# l: x

软不软？香不香？热不热？

' {: `! h0 G% t% p

哎，不愧是妾最喜欢的郎，真乖。

+ d! ~+ c# b7 J

来，郎，把汤喝了，然后再跟妾一起回家过快乐日子。

+ W2 R\* c7 u5 X) ]; f! ~8 ?

你那是什么眼神？你不记得妾了吗？

7 i9 s\* T  G! @- c# I/ S# z\* U

! l( |. k4 O/ c! q% C7 h

你不记得多年以前，那条被你放生的小蚕了吗？

, Z: f8 y9 @9 o, J0 e5 w' Q

郎，妾是来报恩的啊！！！